《莱特兄弟》绘画作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宫浩钦

航空绘画·讲述航空故事

第一架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

文 一文

莱特兄弟是人类第一架飞机的发明者，哥哥是威尔伯·莱特（Wilbur Wright），弟弟是奥维尔·莱特（Orville Wright）。他们是美国的发明家、飞机制造者。1903 年 12 月 17 日，莱特兄弟首次试飞了完全受控、依靠自身动力、机身比空气重、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，也就是“世界上第一架飞机”。

飞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有人将它与电视和电脑并列为 20 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三大发明。莱特兄弟首创了让飞机能受控飞行的飞行控制系统，从而为飞机的实用化奠定了基础，此项技术至今仍被应用在所有的飞机上。

莱特兄弟的伟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交通、经济、生产和日常生活，同时也改变了军事史。近百年来，飞机使我们生存的巨大星球缩小成为一个小小的世界。此外，莱特兄弟载人飞行的成功，奠定了今天空天航行的基础。

莱特兄弟从小就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成年后的奥维尔每当向别人回忆自己童年生活时，讲的几乎都是与机械设计有关的故事。他常常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在他 5 岁生日那天，在一大堆生日礼物中，他首先看中了一只回旋陀螺，尽管它支撑在刀形支承的刃口上，但仍能够保持自身的旋转和平衡。在家里，两兄弟自然玩在一块了。玩些什么呢？奥维尔当然是全听小哥哥的。威尔伯常将街道上的破铜烂铁搬回家“研究”，奥维尔则跑前跑后，呼哧呼哧地用了自己吃奶的劲，帮小哥哥将这些“宝贝”搬回家里后院的小仓库。

1878 年 6 月，他们全家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搬到了依阿华州的锡德腊皮兹市，住在该市的亚当街。圣诞节莱特兄弟的爸爸给他们带回了一个“蝴蝶”玩具，爸爸告诉他们，这是飞螺旋，能在空中高高地飞去。“鸟才能飞呢！它怎么也会飞！”威尔伯有点怀疑，爸爸当场做了表演。只见他先把上面的橡皮筋扭好，一松手，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向空中飞去。兄弟俩这才相信，除了鸟、蝴蝶之外，人工制造的东西，也可以飞上天。于是，弟兄俩便把它拆开了，想从中探索一下，它为何能飞上天去……

1903 年 12 月 17 日，这天清晨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基蒂霍克还在沉睡，天气寒冷，刮着大风，空旷的沙滩上静静地停放着一个带着巨大双翼的怪家伙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机——“飞行者一号”。空旷的场地上冷冷清清，到现场观看的只有 5 个人。

10 时 35 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为了能够率先登机试飞，兄弟俩决定以掷硬币的方式确定谁先登机，结果弟弟奥维尔赢了。奥维尔爬上“飞行者一号”，俯卧于操纵杆后面的位置上，手中紧紧握着木制操纵杆，威尔伯则开动发动机并推动它滑行。飞机在发动机的作用下先是剧烈震动，几秒钟后便在自身动力的推动下缓缓滑出，在飞机达到一定速度后，威尔伯松开手，飞机像小鸟一样离地飞上了天空。

虽然“飞行者一号”飞得很不平稳，甚至有点跌跌撞撞，但是它毕竟在空中飞行了 12 秒共 36.5 米，才落在沙滩上。接着，他们又轮换着进行了 3 次飞行。在当天的最后一次飞行中，威尔伯在 30 千米的风速下，用 59 秒飞了 260 米。人们梦寐以求的载人空中持续动力飞行终于成功了！

不幸的是，几分钟后，一阵突然刮来的狂风把“飞行者一号”掀翻了，飞机严重损坏，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。人类动力航空史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
大家讲堂

冯友兰：读什么书？怎么读？（下）

在读的时候，先要解其言。这就是说，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；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。语言有中外之分，也有古今之别。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，有现代汉语，有古代汉语，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。

详细地说，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，有先秦的古文，有两汉的古文，有魏晋的古文，有唐宋的古文。中国汉族的古书，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。这些古文，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，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。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，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报纸。这叫语言文字关。攻不破这道关，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，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，只好在关外指手画脚，那是不行的。我所说的解其言。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。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，要先作许多准备，用许多工具，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。这是当然的事，这里就不多谈了。

中国有句老话说是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意思是说，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，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。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，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。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。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。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，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，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。

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，就没有法子克服了。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，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，总不会完全合适，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。比如一个人说，他牙痛。牙是一个概念，痛是一个概念，牙痛又是一个概念。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。那个痛，有一种特别的痛法，有一定的大小范围，有一定的深度。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，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，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的，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。所以在读书的时候，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，话全懂了，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。

从前人说，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，又说读诗要得其“弦外音，味外味”。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。这就是知其意。司马迁说过：“好学深思之士，心知其意。”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，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。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，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，那就成为死读书了。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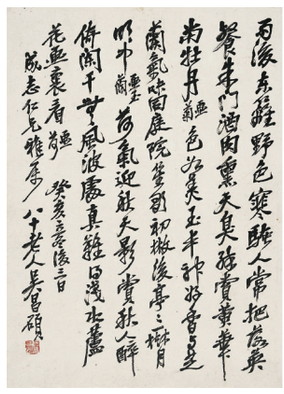
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。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，最好扔了拐棍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得意忘言”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。但是，在读书中，就是要过河拆桥。

上面所说的“书不尽言”“言不尽意”之下，还可再加一句“意不尽理”。理是客观的道理；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，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。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，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。人总是人，不是全知全能。他的主观上的反映、体会和判断，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，有或大或小的错误。

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，还要明其理，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。如果明其理了，我就有我自己的意。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。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。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，互相补充，互相纠正。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。这个意是我的，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，解决问题。

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，只要我心里一想走，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。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，把书读活了。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；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。把死书读活，就能把书为我所用，把活书读死，就是把我为书所用。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，读书就算读到家了。

从前有人说过：“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。”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，自己有了意，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，这就是“六经注我”。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，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，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，那就是“我注六经”。只有达到“六经注我”的程度，才能真正地“我注六经”。



老干娇花意春潮 虬枝盘挐气纵横

——赏吴昌硕紫藤花开

文 侯骁韬

早春，藤萝花团锦簇，摇曳婆娑，一片生机，老干苍劲、虬枝盘挐，小枝萦绕交错纵横，老干娇花，更显无尽春意。由于我国南北方的气候差异，藤蔓花、叶的生长规律也各有不同，南方的藤萝花开时，叶片已长得十分茂密。画家在作画时，往往考虑的是藤、花、叶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像吴昌硕、齐白石的画就是如此的表现方法，叶的组合，是他们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花的颜色也相对浓重，一片春意盎然的感觉。而北方的藤萝开花时，并没有生长很多叶片，只有毛茸茸的叶的幼片，透出一股早春的气息，尽管春色明媚，却带着一丝冷意。所以北方的画家在画藤萝时，叶片稀疏，或是减弱叶片在画面中的关系，只起到一种陪衬作用，花的颜色也偏于蓝色，像于希宁、郭味蕖的画，明显的带有北方藤萝的特征。由于吴昌硕是金石用笔入画，他笔下的藤萝开一代风气，与清八家文人画大相径庭，历代大写意画藤者无出其右者。齐白石画藤也很好，具有一种落落大方的恬静感，但气势与丰富性略逊色些。欣赏画藤大家还要从藤萝缠绕，穿插韵律美上加以比较，像任伯年的画，藤萝穿插多取直势，遒劲挺拔；吴昌硕的画则取圆势，纵横交织，浑圆厚重，杂处求清；于希宁则取直、圆、曲复合势态，分清这些藤萝枝蔓缠绕韵律的审美形式，就会发现画家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
吴昌硕在绘画上可谓大器晚成，是近代大写意花鸟画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他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炉，是真正诗书画印四艺皆高的第一位全才，被评价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他还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与他的老师任伯年及另两位画家蒲华、虚谷合称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他更是近代文人画当之无愧、首屈一指的大家。然而，他的文人画风与其他文人画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徐青藤、八大、陈淳以文入画，或亦文亦画；而吴昌硕以金石入画，同时亦具诗书涵养，自然带有朴厚苍浑的气质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：“苦铁（吴昌硕的号）写气不写形。”从这个角度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他的绘画作品了。

说吴昌硕绘画的大器晚成是因他学画的时间非常晚，他自言“五十学画”，实际经查证他是在 45 岁开始学画的。也恰恰是他学画较晚，他学画前已经完全完成了他绘画所需一切学养和积淀。他（1844 年）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，其祖上在明中叶曾“父子叔侄”一门同出四进士，故此，他的诗书自承家学。10 余岁时喜刻印章，其父加以指点，初入门径，自此，走上了金石之路，其间多年战乱流亡仍勤勉不辍。同治四年（1865 年），中秀才。同治八年（1869 年），赴杭州，就学于诂经精舍，从名儒俞樾习小学及辞章，编成《朴巢印存》。实际，他成就最早的是金石，其次是书法，而后是诗文，最后是绘画。他的学画之路纯属偶然，他要不是到了上海与任伯年认识成为好友，就不会有他后来成为画家的可能了。他与任伯年本是朋友关系，可他突发奇想提出让任伯年教他画画，当时两人谁都没多想，任伯年随意给他演示了画竹和画梅花，让他回去画着玩玩，谁会想到吴昌硕不知哪来的兴致没两天画了一堆，拿给任伯年看。任伯年一看，竹子大概还有个形，能认得出来，梅花画的臃肿不堪，实在没法看。可吴昌硕终归是很认真，任伯年针对他自身金石书法的优势鼓励他：梅花用你的大篆用笔，梅干用你的草书用笔，回家再画画。任伯年本以为就算了，没想到吴昌硕没听出任伯年是应付式的鼓励。没过两天，吴昌硕又抱来一堆。这回任伯年看了吓一跳，任伯年直接告诉吴昌硕将来你会比我还要强。这次任伯年说的是真话，看到了他金石书法的潜能，从此，吴昌硕就跟任伯年学画，听任伯年讲画理，称任伯年为先生了。

有一次，胡公寿见到吴昌硕说：“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？”任伯年在座即说：“胸中有才华，笔底有气韵，迟些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杨见山也跟着说：“画不从画出，而造诣在诗文金石，积水厚力，能负大舟，是知参上乘禅的。”大家都没看错吴昌硕的潜能，同时，也告诉了学画者，功夫的确在画外。

“今人但侈摹古昔，古昔以上谁所宗？诗文书画有真意，贵能深造求其通。”吴昌硕这句名言更告诉了大家，绘画不仅要全方位修养，更要创新求变、贵能触类旁通，对古人一定是借鉴，绝不是死守古人的成法。

好了，我们还是欣赏下吴昌硕笔下的藤萝，体会他金石入画的苍浑笔墨和淋漓奔放的雄浑气势吧。